

人间物语

父亲的背

| 鉴明文 |

我是一直羞于谈父亲的背的,因为父亲的背曾给我带来诸多的难堪,甚至屈辱。

怎么说呢?这得怪父亲的背太不争气。记得我从懂事起,不知镇上哪些人因父亲的背驮着,就给他起了个很不雅的绰号叫骆驼。遇着时,便常常不唤其名而唤骆驼了,有的还毫无顾忌地在骆驼前面再加个张字,而父亲居然还应承着,没一点反感的意思,很有些像柳宗元在《郭橐驼传》里写到的那个郭橐驼,人称其橐驼他居然高兴地回说,“甚善,名我固当矣”。可我听了却很不自在,心想你们才是猪啊狗哩,父亲是堂堂正正的父亲,怎么会是骆驼呢?

我觉得父亲窝囊,却又找不到不使他窝囊的办法,毕竟父亲的背躬着,很像那骆驼的峰。正当我恼恨于别人给父亲所起的绰号时,不经意间我也被人盯上了。有个在镇上颇有些名气的“混混”,一次看到我跟在父亲身后,竟嬉皮笑脸地问:“大骆驼带着小骆驼干什么去啊?”我当即愤愤地回击说:“我是小骆驼,那你就是小小骆驼。”这话明显是我想占他便宜,不料他一点不恼,继续对我戏谑:“小骆驼小骆驼”,气得我很想扑上去咬他几口,却被父亲拦住了,父亲拉着我对那人骂了句“你他妈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”,便匆匆走了。我深感父亲给我丢了脸,很是伤感。

似乎真是越怕鬼越容易被鬼缠上。自那次之后,喊我小骆驼的声音便时不时地在我上下学的路上出现,而更为糟糕的是,父亲的绰号竟然在某一天还会成为小伙伴们攻击我的武器。那天,我因一把泥制的手枪不肯借给一个同龄男孩把玩,闹起了别扭,那个男孩竟指着我一个劲地喊:“骆驼,骆驼”,他这一喊,边上的几个同伴也起哄起来喊着“骆驼,骆驼”。听着这喊声,我猛然觉得他们这是在用父亲的绰号辱骂我,并借此丑化父亲,一怒之下便与他们大打出手,结果我寡不敌众,脸上多处挂了彩。

哎,我怎么没有一个魁梧伟岸的父亲呢?那时候我年龄虽小,但对父亲的怨气却很大,直到有一次我的二爷告诉了我父亲驼背的原因之后,我才慢慢心疼起父亲来。二爷说,父亲是自小在苦水里泡大的,在他8岁那年,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就去世了,爷爷去世后,奶奶便改了嫁。没了父亲的父亲,从8岁开始就到镇上的小吃店学徒,劈柴、烧火、揉面,常常累得直不起腰,十多个年头的累积,终于把他的背弯成了驼背。哦,原来父亲的背是没能承受住生活之重啊!

其实,细细想来,父亲的背也曾给过我不少的温暖,记忆中最深的,是严冬里父亲背我去澡堂子洗澡。那时候我大概还没上学,因天气寒冷,两只脚害了冻疮,部分皮肤出现溃烂,难以行走。父亲背着我去澡堂,先是小心翼翼地帮我洗澡,洗好后便在冻疮处轻轻地抹上药膏,再用纱布包起,完了又把我背回家。那时,我趴在父亲的背上,感到父亲的背是那样的厚实,就像趴在一座拱桥上,我不知道那是他的“驼峰”。

驼背堪称父亲这辈子的最大标签了,也是生活给他留下的最大印记。因为驼背,父亲遭过很多人的奚落;可也因为驼背,父亲这辈子从没向生活低过

头,也许打小所经受的那些苦与累已经变成了他生命的营养,足以支撑起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迎风斗雨,仿佛他还真是沙漠中的一只骆驼,不管风沙多大,前途多远,总能凭借自己超常的耐力,向着心中的目标进发。

的确,由于父亲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,且脑子活络,这一路走来竟也收获了很多精彩。先说在那缺衣少吃的年代,父亲靠着自己早年学到的手艺,曾在镇上开过小吃店,炸油条、烘烧饼,生意还很红火,也曾走街串巷帮别人烧菜制酒席,父亲用他的辛劳,滋养着全家人的日子。当然,父亲的辉煌还要数他当上了生产队长之后。父亲当生产队长是被大队书记看上的,原因是他能干又靠谱。果然,父亲走上岗位没多久,使用他的苦干巧干带头干,使生产队的粮食实现了丰产,他也成了先进人物受到县里的表彰。父亲在生产队长的位置上原本是要作为党员来培养的,可惜他不识字,生产队的会计又忌恨他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,便在账上做了“手脚”,陷他贪污,结果他非但未能入党,还被送进了学习班,这成了他人生的又一道伤痛。好在父亲当队长的那几年,大小也算做了官,镇上就很少有人拿他的驼背说事,也很少有人叫他骆驼了。当然,他“出了事”,那骆驼的绰号必是要再回到他身上的。

父亲除了当过几年生产队长,还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为村办企业跑过供销,并承包过村里的石矿。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建筑材料十分走俏,父亲的石矿生产的石子和石粉常供不应求,加之父亲又大度好客,从不斤斤计较,生意很是火爆,没几年家里就富裕起来了。在小镇上,我家是最早买电视机、买摩托车、买小汽车的家庭之一,也是最早的万元户之一。自然富起来之后,父亲又受到了乡人们的尊重,人们与他碰面时会客客气气地叫一声“张矿长”,父亲照例会嗯一声,并打个招呼问声好,而其神情与多年前有人唤他骆驼时也没大区别。父亲虽然在小镇上算是个名人,但囿于他没文化,也没太多的见识,这辈子终未能登上大的舞台。石矿禁止开采后,父亲便赋闲在家,等到他想再次创业时已没了什么机会。

如今,父亲的半身像已挂在墙上多年,我每次回到老宅,看到墙上的父亲穿着那件老式中山装咧着嘴在朝我微笑,总是心生感慨,不知多少年了,小镇上再没了骆驼的叫唤,大概也很少有人记得有个绰号叫骆驼的人了;而我每每面对墙上微笑着的父亲,想再看看他的背时,却怎么也看不见了,更无法再趴到他背上享受那坚实的依托。此刻,在又一个父亲节即将来临之际,我想起父亲,想起父亲的背,嘴里不由自主地念起了父亲健在时我曾写过的一首小诗,我想把这首小诗送给父亲,也送给天下所有的父辈们:

小时候
父亲的背是一堵墙
总为我把寒风挡
走出校门
父亲的背是一条船
一桨一桨把我摇向成熟的岸
现如今啊
父亲的背已弯成一道灿烂的虹
在我生命的风景里永恒

片羽

端午粽情

| 夏杰文 |

“彩缕碧筠粽,香粳白玉团”。传统节日端午来临之际,大街小巷、超市店铺,粽子的香味飘逸。无论时代如何进步,社会如何发展,食品如何多样,粽子作为端午节的必食之物,始终占据着节日的主角地位,从未曾缺位过。

在以前的记忆里,包粽子、吃粽子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,似乎不吃粽子就如同没过节日一般。每到端午节前,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。母亲把新鲜的粽叶根部尖角剪去,用开水烫过,使其更有韧性,不易折断,同时早早备好了食材。竹筒箕里装着糯米,大面盆里泡着粽叶,摆开“战场”。不用打招呼,热情的邻居们便会主动伸出援手。大家一边娴熟地大展身手,一边闲聊着家长里短,整个包粽子的过程呈现着欢乐的氛围、融洽的友情。

无锡人包的粽子,最有代表性的是“小脚粽”,外观好比旧时妇女的“三寸金莲”,非常形象。包粽子绝对是个富有技术含量的活,三片粽叶排开并相连,尾部大头卷成漏斗状,填入糯米(或糯米红赤豆、糯米蚕豆瓣混合),将粽叶细长的一头弯曲包住糯米绕过尖角,形成一个三角形。底部再添一张粽叶,将三片粽叶的剩余部分包进。粽子上部开口处用拇指压实糯米并再次填满,将后添的粽叶盖过开口,包住尖角,再分别以各种颜色的棉线扎紧,用来区分粽子的用料。常见的白米粽、赤豆粽、豆瓣粽,一般蘸着白糖吃,属于甜味粽。家境好一点的人家,还会包咸味的肉粽。过程略为复杂一点:五花肉切块状,加入酱油、糖、料酒提前腌制一夜充分入味。糯米中加入酱油、味精、盐拌匀,以突出咸鲜味,实属当

时的粽子“精品”。

包粽子貌似简单的操作,却是巧劲与技能的融合、智慧和经验的体现。初学者往往是形状“惨不忍睹”,或者是烧煮后完全“散架”,须经多次实践才能深谙要领。“小脚粽”棱角分明、口感紧实、咀嚼粘牙。端午节前后,家家煮粽,户户飘香。人们还把咸鸭蛋与粽子同煮,熟咸鸭蛋呈淡淡的咖啡色,顶端空白处分明。蛋白洁白细腻、蛋黄油多味美,自身的鲜香同时融合了粽叶的清香,不管是搭泡饭还是当作下酒菜,都是当时平日里不常见的美食。

母亲有一手包粽子的技术,我自小耳濡目染,学得有模有样,竟也深得真传。如今,市场上的粽子品种五花八门:火腿粽、海鲜粽、蛋黄粽、栗子粽、乌米粽……可不少人唯独喜欢自家包的、无任何搭配物的白米粽。时至今日,还有因拆迁而分散居住的老邻居,邀我前往包粽子。曾有人戏称我“男做女工,越做越穷”。我笑答:“此生没有发财命,健康快乐即可行。”

儿时只知道粽子是独属于端午节的传统食品,后来才明白,它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随着知识的积累,更懂得了粽子在民间体现着美好的愿景:与“众”谐音,寓意人丁兴旺;与“中”谐音,寓意高中功名;与“宗”谐音,寓意怀念祖先。这就为粽子赋予了新功能:情感的寄托、愿望的承载、文化的传播。

粽子作为端午节不可或缺的食物流传至今,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。一把糯米,饱含思念情感;数粒赤豆,点缀人间美满;几片粽叶,包裹幸福安康;五彩棉线,系着美好愿望……



晨练

摄影 邓艾菁